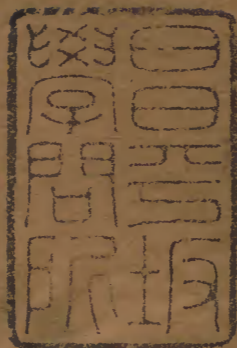


儒宗理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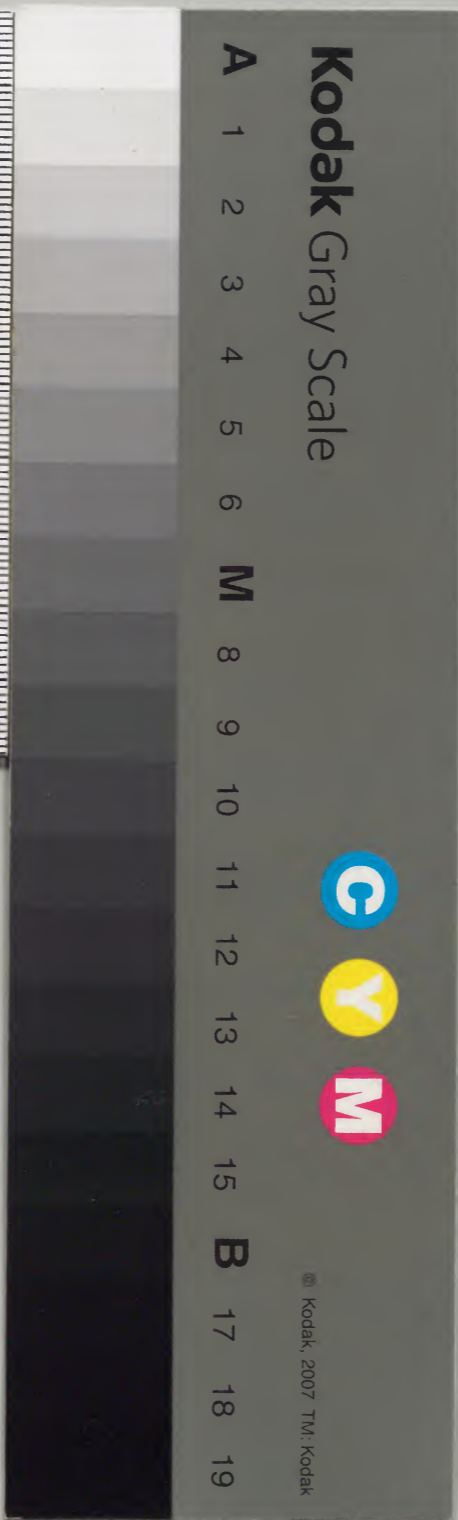
張子一之三



漢書門			
九	四	七	三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九	四	七	三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3
冊數	10 (2)
函號	299 / 12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張子序

淺草文庫

能鱗祖貫關中來燕者八世按譜則鱗爲

先明公橫渠先生十七世孫也鱗以後裔讀先人書

宜無容贅一辭然昔子思子何嘗不表章仲尼雖家

學亦道統也豈有嫌疑引避於其間哉先生登嘉祐

進士行實槩見本傳獨其得道統之正不敢不少贅

焉者先生自范文正公勸讀中庸遂究極六經臯比

講易有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之嘆當是之時雖有周

張子序

一

子開其先然周子居道州學問不相及又先先生卒
豈有人焉爲之發明指示於其先哉昔史臣稱周子
不由師傅默契道妙能鱗於先生亦云雖其所著諸
書與周子稍有安勉之分然讀西銘乾父坤母民胞
物與善於言仁使學者曉然知萬物一體之學呂晦
叔曰學有本原實其然乎讀正蒙而天地陰陽鬼神
郊禘皆發前人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讀
經學理窟諸書其於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記
之類皆討論精確令可舉而措之施行司馬溫公曰
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可復三代洵非過矣其他
若語錄文集拾遺一字一句皆可想見當日左編右
簡仰思俯讀之誠惟易說一書全書自備但五子中
既有通書易傳又有本義理可相通非敢去取也抑
更有進者呂與叔曰苦心力索是橫渠之學則先生
之爲先生其艱深刻苦與周子不同者人皆知之矣
其超朕自得直造精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

張子序
如性之一字自孔子以相近爲言孟子以無不善爲
言雖大旨若一而後賢紛紛之說究不能得其旨歸
惟周子以形生神發推明理氣之由而先生亦曰形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卽周
子理氣之旨也後儒知性分理氣出於程子本於周
子而不知當時有未見周子而直與周子同其悟者
又有先生在焉豈非超然自得者乎孟子曰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又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
先生與周子之謂歟先生嘗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呂與叔之
狀先生曰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
來未之有也鱗不敏不克紹明祖德亦惟就前人之
所表章而序之云爾

後裔能鱗敬書



本傳

宋史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
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
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
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
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
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
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傍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
爲祁州司法叅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
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

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
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
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
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
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
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卽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
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
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
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
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
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
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
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
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
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
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
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云云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
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

儒宗理要

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
從祀孔子廟庭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上

太和篇第一

參兩篇第二

天道篇第三

神化篇第四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動物篇第五

誠明篇第六

大心篇第七

中正篇第八

卷之三

正蒙下

至當篇第九

作者篇第十

三十篇第十一

有德篇第十二

有司篇第十三

太易篇第十四

樂器篇第十五

王禘篇第十六

乾稱篇第十七

卷之四

經學理窟上

周禮

詩書

宗法

禮樂

氣質

卷之五

經學理窟下

義理

學大原上

學大原下

自道

祭祀

月令統

喪記

卷之六

語錄

文集

拾遺

張子目錄終

張子卷一

後裔西山能麟纂輯

西銘

朱子曰橫渠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
 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
 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
 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
 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
 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
 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

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位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位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渾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竝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竝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

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子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

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
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
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
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
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
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
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
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
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
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
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
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
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

備身理要 卷一
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

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

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嘉謹書。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

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得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

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游酢得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子卷一終

張子卷二

後裔西山能鱗纂輯

正蒙上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至靜無感性之

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信宗理要 卷二
氣塊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无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

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在故不測

兩故化

推行於一

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

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園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

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魂反交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朔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

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噎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水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

也。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

之道歟。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

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

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

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

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

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

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

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

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

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

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傳習錄 卷二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

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

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

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

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

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

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

肅宗聖要張子 卷二 正蒙 十三

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鼓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形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
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
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
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
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明天人之
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
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
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
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
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
焉爾屬類也厭足也攻取之性即人心飲食臭味亦氣
質之性知德者但取厭足不以嗜欲累其心而已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
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

傳六理要 卷二
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

也此與周子幾善惡之言互相發明後世論性無出于此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性是以其一定者言命是以前其流行者言

信完理要 朱二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旣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私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

與。非謂不當勉也。勉而後然。是與性爲二。猶未純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

於苟也。回邪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傳完理要 卷二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

乎。

象物也。如好樂者。心好色者。亦心樂與色物也。因物而知吾心之好。若徇于物。反喪吾心之好。與物無異。故不可謂之心。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

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耳目所知者。物心所知者。理以理處事。故知之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

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樂。莫

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

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

爲已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

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天即道也工夫在一能字道能體身即能體物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

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問區區於一物

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

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

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

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

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

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至正之道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致推極也足僅足也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

爾成身成性有內外無彼此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

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中謂時中止其中者大而能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

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

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

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

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

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

智也此言順理徙義為窮理精義之本而窮理精義又為資深習察之本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

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

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

一身當然爾無欲無惡但知責已自脩也上四句見坊記

行之篤者敦篤乎云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

者共攻之攻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

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

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

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

仁義之道。

徒善或流於不當徒是或失於兼愛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說命遜志時敏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思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夫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
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

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

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

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

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

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

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

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

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

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

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備身理要 卷二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戒。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遂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乎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民物皆吾子也而以誠信感化之衆好所

謂善也而相輔翼上進則吾儒者之教行也

張子卷二終

張子卷二

後裔西山能鱗纂輯

正蒙下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一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

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

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

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

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

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謂之成人是也。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意。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

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

脩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愾怒也。謂不行於家。可怒於天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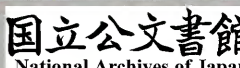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

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為己而脩行。非為人也。況人有不善。可強同乎。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有苟合之行者。必無反己之心。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仁者道之體，道者仁之用。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立必正方則安于禮，仁主靜不易方者安于靜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

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得道多助，愛人保身也不擇地而安，處乎居患難無不可也。如是則所知所行之通乎理者亦極大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

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白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
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夫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
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
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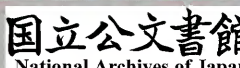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
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一者守之正兼者畜之多此承上道所以可大可久兼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絞曲也剝闕也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
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
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順焉利



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有立以體言。有為以用言。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

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

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

地位而易行。

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

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

德達乎是哉。

信元理要 卷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此篇論聖人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眾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別白其所生分析其眾類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過化無所留滯不藏怒不宿怨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于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嚙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婉譎也直正也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濶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

之病與。子產既使民矣。又教之既愛民矣。又義使之若相背相害也。不知義以使民可教之禮仁以愛民可使之義。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論爲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器者拘局之謂。守道也。精義致用。精祭義理之當然。以致于人倫政事之用也。天命者天道之本。然與天同德者。聖人之自然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白十

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裁。裁成也。知其日益也。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

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

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平處困之時能警悟通曉故為德辨奮發興起故為感速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
 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
 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
 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
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夫召我者
 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
 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
 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
 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為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
 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

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祝史宗廟之官舉近以該遠約而言之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沒階趨翼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應問答人之問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壘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于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文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顧復也此合二章而言之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祀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

正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言形而卜即應之如響由吾之誠感之也卜者性與天道之所寓達者感通之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湯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物之象其生者必取

信於人謂翹亦易以惑人唯剛者不信也一說因其似者而生法必取驗於人亦通

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

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能無怨又進一步非解無怨二字或疑

恕已二字即朱子所以譏范忠宣者易之曰恕人而仁已則庶乎其得之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

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分義猶曰限程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

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

得之矣

或失之吝或失之驕皆有意而為之者也

罪已則無尤

能罪乎已則有自修之實故於人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

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

反亦理也

勢不得反勢之實也文意使倖而得免孟子之言猶信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
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
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
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
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獲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
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
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
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虎變者光明文顯也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
才而後舉之先正者先正其已也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
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

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

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善者有勸之報不善者有沮之報此根之合於德者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

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惡厭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

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

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撰具也小大陰陽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乾坤毀卦
畫不立也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

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兩爻為一極六爻為三極合言之曰
太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具一太極

陽徧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

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

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

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

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

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

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

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

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此下專論

乾之理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

父母萬物乾德終始萬物循父母之生

豕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

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

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得者時不得舍

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

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

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

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

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

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大人要作孔子看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以下雜論卦義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先後解與朱子異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

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

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也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穎躁人之象也

以下八節解卦傳所廣八卦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躁也

躁當作燥○科謂科巢之附于木上者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本作且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眾色也為眾容載廣也

乾為大亦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粵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

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
 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
 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
 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
 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存一作考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蕩所
 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
 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
 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此言讀易之法

樂器篇第十五 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
 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
 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相瞽之相也周召同心輔相王室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大學之

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

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焉。以下因論樂

而論詩

與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人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

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濺。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

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紕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

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初疑當作物

采芴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

也人之為言以告子者則求得其所譽者必有所試而無遠以為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

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

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

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

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于小子其新

逆新當作親逆迎也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
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
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

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
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棠棣別且是兩段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
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駘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
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考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以下
解書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
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

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
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
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
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
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克明俊
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

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
若孔氏之註愈此章所引書皆非本旨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
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言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
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
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遜之實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植禘禴禘

禴嘗禴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禴可同時而舉禴以物薄而諸侯

禴植如天子禘一植一禴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禴而已

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禴烝禴則烝嘗且禴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禴以父為親之極甚者故又

發此明其宗也庶子不長子斬不繼祖與禴故也此以服言

故又發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禴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

其成人備世數當耐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耐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耐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

六宗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

高祖于祫之

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

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

詳爾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

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莫報之祭百神所以報之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繭官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

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

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官。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虛寂不如吾道之正

西銘為此篇首章故取首句為篇名今自為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

按此篇與太和篇互相發明學者宜合而觀之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

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天地間無一物非太

虛之氣所生則亦無一物非太虛之神為性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

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此以中

庸性命之理明易神化之意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

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

久矣果暢真理乎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

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叢然起

見則幾矣叢然言蔽于耳目徇外而遺內也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

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

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

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氣之意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

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神指其發見處

言體猶言主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

動而不窮則往且來至虛二句即首篇太虛之客形至靜二句即首篇至靜之客感一字當作聚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

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

可以言遇此言性命之道於無無即太虛蓋欲人之修已而俟其時耳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

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

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

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

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

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

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韓愈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張子又從而闢之學者當日誦其言庶幾崇正學而明吾

道也夫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

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此以大傳之言釋告子路之意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晝夜陰陽即物也與首篇聖人盡道其間

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

氏况諸谷以此

老子謂谷神必死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

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為變者對

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說也

此正形容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意先儒數辨其非亦求之過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

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

不設信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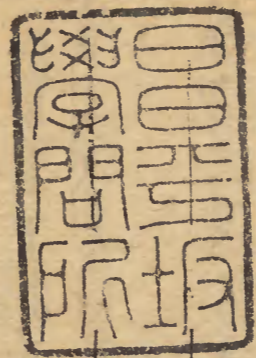
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學之不勤自益不誠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不固不固滯也

傳分理要

卷三



子終
終

天保庚辰

